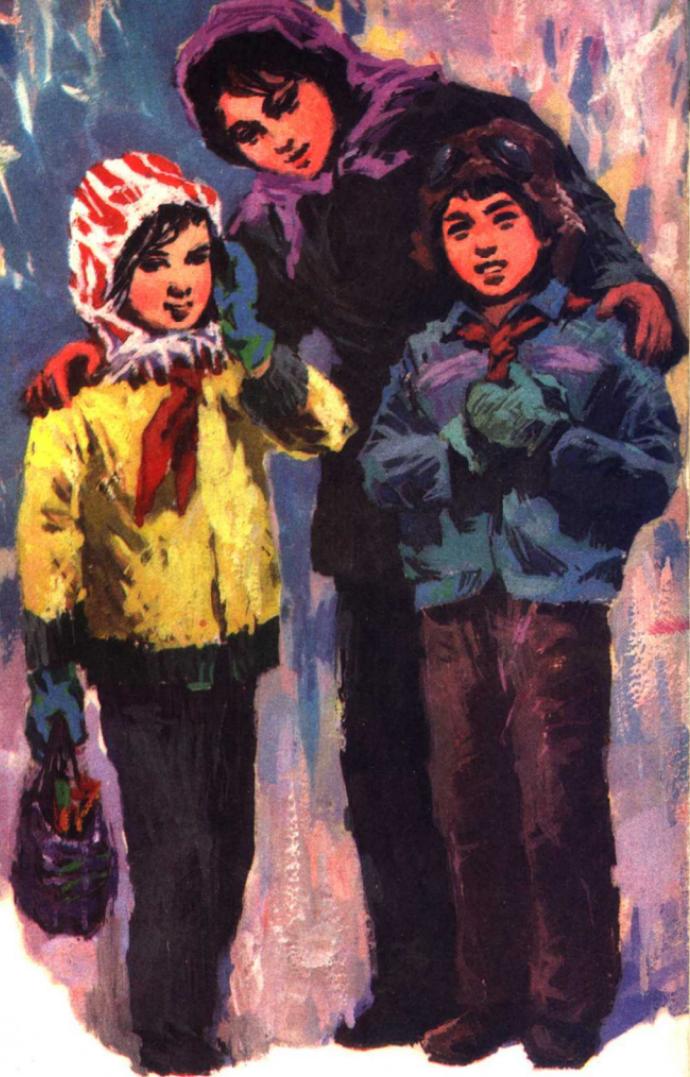




小学生文库



幸福的小舍哥

袁 静 秦文虎

小学生文库

XING FU DE XIAOSHEGE

幸福的小舍哥

袁 静 秦文虎

吉林人民出版社

小学生文库
幸福的小舍哥
袁静 秦文虎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4.5印张 70,000字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880册

统一书号：R10091·360 定价：0.38元

致 小 读 者

《小学生文库》是专门为小学三、四年级学生提供知识的宝库，内容丰富，品种多样，装帧新颖。它能帮助你从小培养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树立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而献身的远大志向。它将向你揭示太空的神奇，海底的奥秘，鸟兽鱼虫的生活，金银铜铁的性能。它能带领你环球旅行，了解世界，讲今论古，走向社会。它能告诉你什么好，什么坏，什么错，什么对……

《小学生文库》一共要编三百多种。就分类来说吧，有自然科学、社会常识、思想品德教育、历史地理、文学艺术、课外活动辅导材料，等等。

《小学生文库》是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出版社协作编辑出版的。

《小学生文库》编委会

《小学生文库》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叶君健、严文井、李 新、
陈 放、陈伯吹、茅以升、
高士其、黄庆云、谢冰心、
董纯才、蒋锡金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回 妈.....	3
第二回 飘.....	12
第三回 蛙.....	27
第四回 表.....	36
第五回 帽.....	50
第六回 碗.....	60
第七回 癌.....	70
第八回 雪.....	80
第九回 背.....	90
第十回 客.....	101
第十五回 蛋.....	114
第十二回 追.....	123
尾 声	132

引子

一九八一年早春，正是乍暖还寒的时候……

星期天的下午，繁华的大街显得格外热闹。商店橱窗里陈列着高档产品：电视机、录音机、电冰箱、洗衣机，以及五光十色的毛衣、品种繁多的化纤面料、花样翻新的春季服装、各种烟酒罐头……真是货源充足，琳琅满目，显示了经济形势好转后的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

因为是假日，人行道上摩肩接踵，熙熙攘攘。马路上，各种车辆川流不息。

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带着红领巾，瘦瘦的，眉清目秀，不知有什么急事，皱着小眉头，眼里透着焦灼的神情，气喘吁吁地跑着，慌慌忙忙横越马路。他尽顾着躲避左边来的公共汽车，没想到右边又来了一辆大卡车。卡车司机看到一个小孩从斜刺里跑过来，赶紧踩了死闸。车灯撞着孩子的屁股

蛋，孩子摔出去，撞在绿色的邮政信筒上，立时昏倒在地。从他头上流出来的鲜血染红了绿色的邮筒。身材魁梧的司机急忙跳下汽车，惊慌失措地抱起孩子哭喊着：

“小戈， 醒醒……可怜的孩子， ……苦命的小戈呀……”

他的身边马上围了一圈人，有人热心地说：

“哭，管什么用，还不快送孩子去医院！”

一句话提醒了他，真是吓糊涂了，这又高又壮的司机马上把孩子抱上汽车，那卡车风驰电掣般地驶走了。

第一回 妈

小戈姓余。前几年的余小戈胖乎乎的，面色红润，身体非常健康，脸上总是带着笑容，和所有的小男孩一样，活泼、淘气、好动、顽皮。在幼儿园唱歌、跳舞，演什么节目也少不了他。回到家里，爸爸疼，妈妈爱，他是这个小家庭的宝贝疙瘩。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小戈正睡得香甜，梦见爸爸妈妈带他去公园划船，船身轻轻摇动，就象睡在摇篮里，听妈妈唱催眠曲，特别美，特别好玩。谁想，爸爸余鲁一声喊：

“地震！快起来！”

小戈迷迷糊糊地被妈妈拖起来，感到整个屋子好象梦里的小船一样，晃动得非常厉害。小戈很小，不懂得什么叫地震，就听见爸爸喊着：“快往门外跑！”

桌上的暖壶“砰”地一声摔在地下。接着，整个平房摇得叽里嘎拉乱响，好象要散架似的。爸爸奔去开门，门已经开不开了。吓得小戈大叫：“妈妈，我怕……”妈妈顾不上搭话，一把将小戈抱起来，往门口跑。可是，没跑几步，只听轰隆一声，小戈感觉到妈妈护到他的身上，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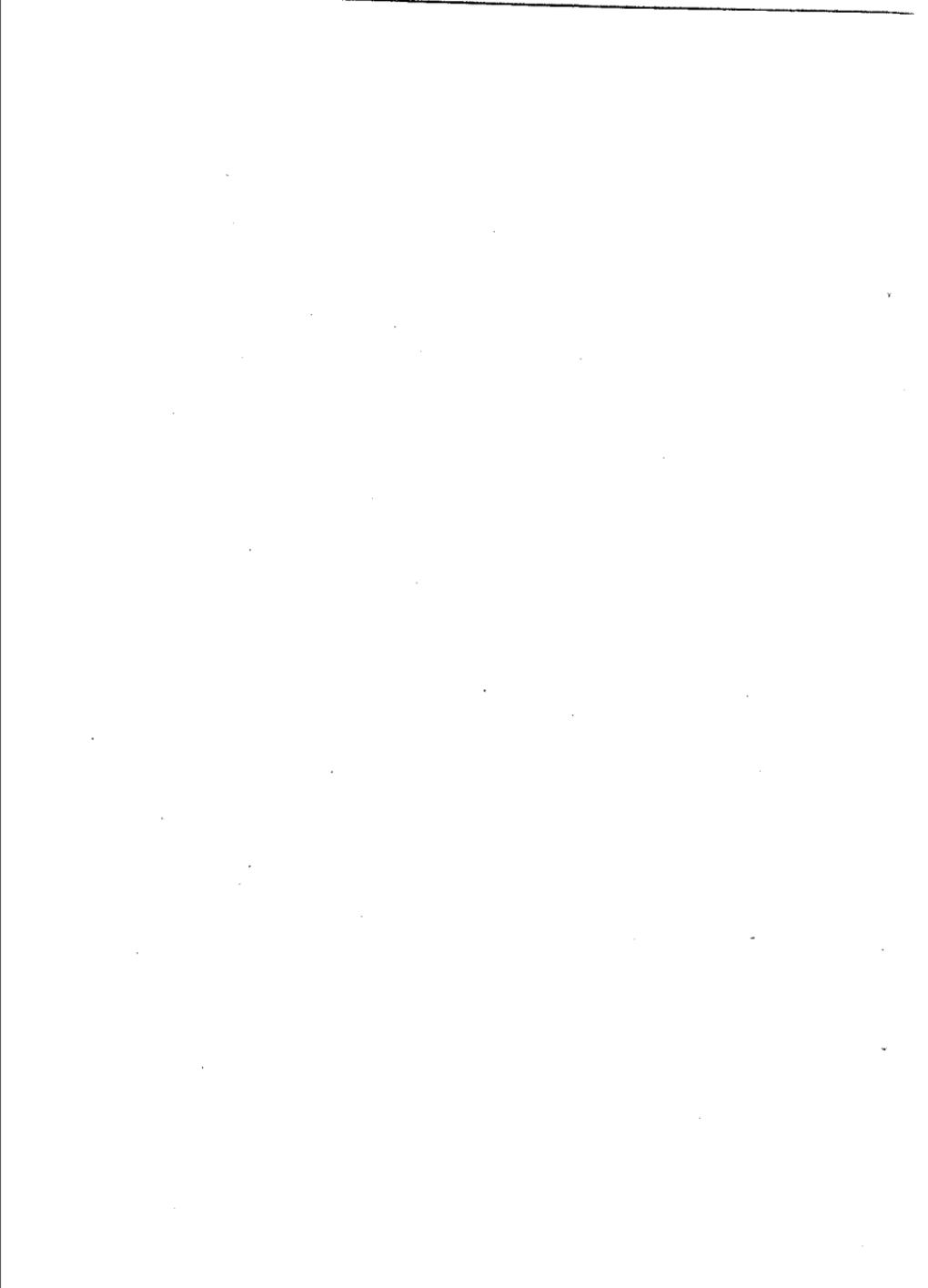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小戈苏醒了，觉得很闷，喘不出气来。他睁开眼睛，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见。他伸出手摸，摸到妈妈搂着他的那只胳膊，手腕上戴的表还在嚓嚓地响着。小戈不由得大声喊叫：“妈妈，……妈妈！爸爸！”

爸爸应声了：“嗳，小戈，你在哪儿？”

听到爸爸的声音，小戈高兴极了：“爸爸，我在这儿，妈妈也在这儿。你快来呀，我动不了，我压得慌！”

天蒙蒙亮了，下着小雨。他们住的平房屋顶塌下来了，灰、沙、土，弥漫着整个空间。小戈的爸爸靠着立柜，没有砸着，把头上乱七八糟的东西拨拉开，就顺着小戈的声音来扒，扒出了小戈和他妈。妈妈的头被砸得血淋淋的，气息奄奄。幸亏爸爸身强力壮，才把妈妈抱起来，挪到院里。小戈看见





妈妈脸上尽是血，就放声大哭。妈妈睁开一只眼睛，望望儿子，望望丈夫，吃力地说：

“余鲁……你要……好好带大……小戈呀！……”

从此，小戈成了一个没娘的孩子。

在幼儿园三年，小戈的日子是比较好过的。老师阿姨知道他是没娘的孩子，对他特别关心、照顾。一上小学，小戈没地方吃饭了，家里不能不开伙。余鲁喜爱钻研汽车修理技术，有一年还得到过“节油能手”的称号；可是，他不会操持家务，总感到小戈是个包袱，繁重的家务劳动没完没了，在工厂里开车又时常加班加点，他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闹得手忙脚乱，脾气就越来越暴躁了。

小戈上小学的第一天，看见别的孩子有的爸爸送，有的妈妈送。谁来送小戈呢？可怜的小戈简直不敢看，一看就觉得扎心：新入学的小朋友都穿着新衣服，女孩子打扮得花枝招展。幼儿园的同班小朋友王强强更美，不但从头到脚一身新，而且爸爸妈妈都来送他。他爸爸是个胖子，穿得很阔气。他妈妈梳着奇奇怪怪的发型，穿着花花哨哨的衣服。这位爱儿子爱得出奇的妈妈，眼睛瞅着心爱的宝贝蛋蛋舍不得离开，竟然倒退着往门口走。小戈低着头没

注意，被她撞了一个踉跄，肩上的书包摔下来，里面的铅笔盒、本、撒了一地。真倒霉，头一天上学就碰上个倒着走路的人！小戈瞪了她一眼，也不敢说什么，只好自认晦气，弯腰去拾东西。强强的妈斜了他一眼，满脸瞧不起，撇撇嘴，对她丈夫小声说：

“哼，没娘孩儿……”

虽然强强妈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是很低的，但是，反映到小戈的耳朵里却好象广播喇叭里放出的声音：

“没娘孩儿！”

“没娘孩儿！”

“没娘孩儿！”

.....

这声音震得他脑袋发懵，眼里冒金花。低头看看自己，可不是，脚上的塑料鞋，前面断了一根条儿，后面丢了鞋纤子，短裤上破了个口，衬衣上掉了俩扣子。他想：“要是妈妈活着，能让我这样进学校吗？”

小戈分在一年四班，四班的班主任田老师没来，临时由图书室管理员李老师代班。李老师很年轻，也没有进过师范学校，见了小戈那个邋遢样子，就没

有好感；课堂上，小戈神情恍惚，精力不集中，叫他站起来回答问题，他支支吾吾说不清，道不明，李老师就更讨厌他了。

小戈一回到家里，用套在脖子上的钥匙开开门，就七手八脚地忙活起来。生炉子、洗菜、做饭……。余鲁中午不回家，晚上下了班，到家就吃现成饭，反而要小戈伺候他。

对于这些家务劳动，小戈慢慢地习惯了，倒也不觉得怎么劳累。同院的孙奶奶曾经告诫过他：“小戈呀，好好伺候你爸爸，要不，他给你娶个后妈，你就没好了！”小戈不懂得为什么娶个后妈就“没好了”，他从孙奶奶给孩子们唱的“小白菜”里，蒙蒙眬眬地感到后妈准是个坏蛋，青面獠牙，跟魔鬼差不多哩！所以他把孙奶奶的叮嘱，牢牢地记在心上，用一个八岁小孩能做到的一切，来讨好他的爸爸。爸爸爱吃鱼，他排大队给爸爸买鱼；爸爸爱喝酒，他跑挺老远去给他打酒。街坊邻舍谁不夸他是个懂事的孩子啊！

有一天，他做熟了饭，一面做功课，一面等着爸爸。外面下着秋雨，一阵大，一阵小，怎么爸爸还不回来呢？他又走到大立柜跟前，开开立柜，打开小抽屉，拿出一个小盒，小盒里面是妈妈留下来的那块“东

风”牌手表。上小学以后，小戈不论多忙也不会忘记给这块手表上弦。他把表贴在耳朵上，听着那金属的“嚓嚓嚓”的声音——它是那样有规律、那样清脆、那样振作、那样好听，多么象一个有生命的物体啊！看到这块手表，就象看到了妈妈，他的小脸上露出了甜美的微笑。欣赏一阵，快活一阵，他又把手表轻轻放进盒里，送回立柜。

小戈等呀等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他想：自己先吃，给爸爸留着还不行吗？不，不，已经等到这个时候了，还是等到底吧。

后来，他趴在桌上睡着了。爸爸九点多钟才回来，早就在外边吃完饭了。小戈看见爸爸裤腿湿了，两脚稀泥，赶紧给他端来热热的洗脚水，连拖鞋都给送到跟前。小戈也懒得再热饭，就凑凑合合吃了一顿冷饭。

爷儿俩上床睡觉，熄灯以后，爸爸异乎寻常地给他掖掖被子，亲热地说：

“小戈，你多可怜！没有妈妈，衣服破了我也不给你补，……”

小戈心里对这个问题特别敏感，爸爸一说上句，他就明白下句。他伸出细细的小胳膊，搂着爸爸的脖子，热切地说：

“爸爸，有您疼我，我不可怜。衣服破了，我自己学着补，不不不，我保证明天就补好！”

屋里黑咕隆咚，也看不清爸爸脸上的表情。过了半天，爸爸抚摩着儿子的小手，用商量的口气，轻轻地说：

“孩子，你看，我厂里家里两头忙，胡噜不过来呀！你还小哇，我给你找个妈妈照顾你，好不好？”

“不，我不要，我不要后妈！爸爸，我求求您，求求您千万别给我找个后妈！”小戈的眼泪急出来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就是不要！”

爸爸气恼地把小戈的胳膊拨拉开：“不懂事的孩子！”一翻身，给小戈一个后脊梁，脸冲外睡了。小戈可睡不着，哭了很久……

从此以后，爸爸不但把小戈看成包袱，而且把他当成“幸福生活”的绊脚石。已经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也见过一面，双方有意，余鲁很想说服儿子；可是一提这回事，就遭到小戈坚决的、顽强的抗议。余鲁急了，张嘴就骂，到后来就动手打了。